

2 約根

約根從小就察覺萊門費德天氣比一般地方來的冷。第一次發現的時候，他十一歲，他騎著腳踏車，一直往東邊騎去，他一直騎一直騎，在他身邊是一片一片的稻田，十幾分鐘之後，他已經身在一個沒有來過村莊裡，他看著四周，那灰濛濛的房子，磚頭上還有青苔，每一個房子彷彿都有一個破舊的窗戶，半掩的擋在通道上，下午時間，沒有什麼人在街道上，石子路反射陽光，他牽著自己的車子，往教堂走去，那應該有一個市集廣場。

市集廣場上人煙依舊稀少，只有幾家麵包店，還有一間蔬菜肉舖，幾個老人坐在教堂的台階上，聲音含糊地彼此聊天。雖然有陽光，但是風一吹來，還是有秋天清冷的感覺，他感覺有點無聊，想要回家去，走到看似荒廢一段時間的空屋前面，從窗戶看進去，所有東西都被灰塵遮住了，他蹲坐下來，眼前的景色突然嚇到了他。

這村莊倚著一座山丘，從市極廣場往上看，那山丘似乎是貼黏在這村莊上，那山丘，一片紅一片粉，那繽紛的顏色讓人覺得突兀，底下的房子很久沒有整修過了，那對比顯得特別清楚，在約根眼中，這對比不是烘托底下的荒廢，而是凸顯了山丘的楓紅。他看著，似乎自己就被那堆紅給吞食了，沒有熱度的焚燒感。那可以看見那些葉子彼此摩挲著，發出次次的聲音，失焦的距離讓一切變得過分的親近，就連這個小村都有一種覆蓋在身上的威脅感。

騎車回家時，他慢慢知道那種衝擊是哪來的。那氣溫降得太快，他牙齒打顫，短短的路程，他沿著小溪旁的步道，越到家裡，休耕的田園面積越大，他眼前是一捆綁的稻草，沒有任何人在上面忙著，他注意到，身邊的顏色越來越少，紅的粉的綠的，隨著這步道的延伸，一哩一哩往後退，他所住的萊門費爾德，破舊的房舍是大體，從他出生有印象開始，好多房子都沒有住人，那些房子也沒有人住進去，就是一個純粹的建築，除了他媽媽會跟他說一些故事，以前這個房子住了一個老太太，那老太太最喜歡烤熱呼呼的麵包，還有餅乾，會分著小朋友吃，讓他對這些房子充滿想像力，那些過去的事情，可以在他腦裡子裡面上演，灰濛濛的牆面，還有沒有聲響的內裡，都沒有那麼奇怪。

他住的村莊裡沒有對比。他終於覺得冷。沒被山丘圍繞著的萊門費爾德，引領來客的是兩排枯樹，那枯樹在大風中看來特別堅毅，不撐著點，等不到明年春天。約根感覺不到溫暖，他住的地方像是低氣壓的中心，所有的寒氣都集中在這裡來。這是他幾天後，又往其他地方騎去時所確定的。十里路後，他發現是另一個環境，顏色，溫度都回來，但是接近萊門費爾德，這些都是都被沒收了。他

甚至沒有印象這些樹木曾經有過什麼燦爛的顏色，似乎時間到了，他們就枯了。

知道這件事情的約根沒有什麼興奮，雖然他還小，但是他知道很多事情知道不見得要說出來。他跟他姊姊雅絲敏（Jasmin）好幾個晚上，聽著客廳父親法比亞（Fabian）的咆哮，母親里娜（Lina）叫聲，躲在房間裡面不敢往外看。這也是印象以來的事情，跟那些荒蕪的田地，無人的房子一樣，都是跟他一起誕生的。他的父親在夜裡像是一個動物，抓到人就咬，抓到人就打，那昏黃的燈光，把所有影像模糊成一個瞬間，他會從門縫之間偷看，只見到動物揮起拳頭，看到自己的母親在地上匍匐著，那動物追著他的母親跑，他母親奮力在狹小的空間裡面逃竄，但是動物有靈活的手與嗅覺，母親是獵物，沒有辦法逃走。他姊姊在他旁邊一直流眼淚，他卻沒有哭，他知道自己很害怕，卻沒有什麼很直接的反應。

這一切往往都等到母親進了房間才停止。他們會假裝已經在床上，沉睡著，裝作什麼都不知道。在他背後的母親會脫下自己的衣服，然後塗上簡單的草藥，睡在另一頭，那動物一個人在客廳裡，門被關起來，黃色的燈光與移動的人影從門縫中透露出來。

小村莊沒有什麼秘密，即使他當作什麼都沒有發生，但是空間裡總會有耳語。台上老師說著國家因為社會民主黨的帶領，社會經濟進步，已經是世界頂尖。台下的約根卻很不安，因為下課之後，他知道會有人過來，模仿動物，模仿他母親，他們沒有見過，因為聲音的模仿，一切變得特別難堪，像是電視上胡鬧的卡通，雖然他也沒有看過，都是聽朋友說的。

一下課，他總會馬上跑出教室，但是那些大塊頭的會跟在他後面，他跑到操場後面樹下，那些假的動物也到處尋找他，他覺得自己想是母親，那些人是動物。在白天裡，他的行蹤特別清楚。被發現之後，他不斷向外狂奔，狂奔，好幾次，都在老師叫喚中才回來。老師會斥責他們，不要玩得太過火。但這些動物卻都不聽，約根不懂，為什麼要這樣，這有什麼好笑的，他像是一個孤島，這樣莫名其妙的，他不想跟誰來往，怕更多的家裡的事情被知道，至少只有聲音，聲音就已經這樣了，再多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。他都聽過，那些耳語，約根家裡，約根爸爸會打人。約根會不會也會打人？約根不知道，但是約根若一打人，好像就符合大家的期待。

他怪這個家。他母親會帶她出去買零食，對著大家聊天時，他知道這些眼神都是演的，這些看似親切的媽媽們，在他們背後都在說，在街上說，在家裡說，那些同學都是聽這些媽媽說的，再到學校裡來。在吃飯時，他看著爸爸，總有怒氣，狠狠看著他，爸爸沒有發覺，只是吃著麵包和簡單的濃湯，然後又去工地。在這個多是空屋的小村裡，他不懂父親建什麼東西，建更多的空房？他其實很想

跟父親對眼，讓他看見他的憤怒，但是沒有，不是動物的他，沒有什麼情緒與表情，出去與回來是他對父親最大的印象。所以他騎著自己的車，往四處走，學校裡的人都被拋在後面，只有他一個人。他總有一天會離開。

他母親喜歡跟他坐在客廳裡，她織著毛線衣，不時測量約根的身材。約根坐在一旁，雙手拮著毛線。他的姊姊則坐在餐桌旁，寫自己的功課。母親會跟他們聊天，說起這個小村莊很久之前的故事，在戰爭之前，戰爭之後，分離之前，那是很遙遠的世界，對約根來說，母親的故事跟學校裡說的都不同，他不知道母親怎麼會知道那些，但是那些快樂與美好都不是被允許的，他看著母親，總會想到她狼狽的樣子，讓約根很難忍受，她母親的安詳只是一種假象，為什麼連對我都裝？約根覺得很矛盾，他在學校聽著同學們學著母親哀嚎時，他覺得這些人都發瘋了，都要被抓起來，好好治療，老師說，相信黨的領導，相信社會主義路線，他都相信，他相信黨都會抓走這些人，社會主義不允許這些人的存在，他要成為菁英，排除這些妨礙的動力。

還有那些動物，都不應該在人的世界裡面存在，他這樣想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偉大。這時候，這村莊不再那麼冷。或許其他地方都有很多這樣人存在，所以連樹木都會鮮豔比較久。